



新闻业务

XINWEN YEWU

活叶版

29

总 1578 期

1978年7月15日

新华通讯社编

内刊刊物 注意保存

目 录

- “新闻革命”是假 篡党夺权是真…………… (2)
- 舒克非同志写给本刊编辑的仗…………… (5)
- 新疆分社制定工作规划和记者个人规划…………… (6)
- 一次争分夺秒的报边…………… (7)
- 外新闻也必须说清楚事实…………… (8)

编者按：本刊一五四七期（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出版）刊登的吴献忠、柴春泽、张铁生等谈“新闻革命”一文，是解力夫等人为“四人邦”全百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而引进的一株大毒草。它扇动新华社以至新闻界在全国大造层层揪“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鼓吹在新华社内揪“走资派”。它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新闻路线，玷污了《新闻业务》，流毒很广，影响很坏。本期发表的辽宁分社这篇文章，着重从政治上揭批了这株大毒草的反动实质，至于其中攻击、歪曲毛主席革命新闻路线的许多谬论，还需要从理论上、思想上继续进行批判。

刊登这株大毒草，是本刊所犯许多错误中的一个突出事例。在“四人邦”修正主义路线以及新华社资产阶级帮派代表人物张纪之鼓吹的“把《新闻业务》当作‘新闻政治’来办”等谬论毒害下，本刊在编辑方针等方面是有不少错误的。特别是一九七六年，除了刊登上述大毒草外，还发表了其它错误文章，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产生了恶劣影响。我们决心在深入揭批“四人邦”的第三战役中，对过去的错误认真进行检查，肃清流毒，吸取教训，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把错误变成继续前进的动力。

本期同时刊登了舒克非同志的来仗。我们诚恳地接受他的批评。我们衷心希望总社和国内外分社的同志们，多提批评建议，积极投稿，宣传好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共同办好《新闻业务》。

“新闻革命”是假 篡党夺权是真

——揭发批判吴献忠、柴春泽、
张铁生等谈“新闻革命”一文的反动实质

辽宁分社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新闻业务》第一五四七期上发表的吴献忠、柴春泽、张铁生等谈“新闻革命”一文，是一株大毒草。这篇黑文，打着谈“新闻革命”的幌子，猖狂攻击中央和地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新华社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竭力煽动新闻界要“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冲锋在前”，流毒很广，影响很坏，必须彻底批判。

一、出笼经过——一场政治骗局

这篇黑文，是“四人邦”在新华社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代表人物解力夫等人，以及辽宁分社某负责人，同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等人相勾结，炮制出来的。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上旬，“四人邦”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毛远新在北京讲了两次反党黑话，恶毒攻击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毛远新在讲话中大肆吹捧“四人邦”控制的《人民日报》“搞得好”，“旗帜很鲜明”，他还让其亲信转告辽宁分社某负责人：要“及时反映”“四人邦”在辽宁的亲信向党中央发难的情况。接着，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新闻战线上的新生事物》的黑文，鼓吹报纸要“旗帜鲜明地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

“四人邦”在辽宁省委的亲信很快就向正在省里开“知识青年座谈会”的张铁生等人传达了毛远新的这些黑话，向他们交了底。这批反革命小丑随即用“柴春泽”名义给《辽宁日报》写了一封仗，叫嚣新闻战线要“有效地打击党内资产阶级”，并且向《人民日报》等其他新闻单位发出了同样内容的仗。

辽宁分社某负责人听到了上述有关情况以后，马上紧跟。他一百向总社解力夫等人汇报毛远新的黑指示，一百在分社内也搞起了所谓“新闻革命”。他把署名“柴春泽”的黑仗印发给分社全体同志，并且加上按语：“希望同志们认真读一读，努力思考一番，看看在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新闻战线怎样革命，新闻革命的主力军是谁，我们在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怎样继续努力作战？”辽宁分社某负责人还把张铁生等人“请”到分社，让他们大放厥词，然后歪理成文，发到总社。解力夫等人收到此文后如获至宝，指令《新闻业务》在显著地位全文发表，并且说什么：这个材料“很重要”，“很有启发”，“对总社运动深入开已有好处”，“要加个编者按”。于是，这株被称为“发人深省”，“对于我们联

系新华社实际深入批×，批判多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新闻路线、组织路线，很有帮助”的大毒草便出笼了。

事实已经证明，解力夫等人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个座谈会纪录，完全不是为了什么“新闻革命”，而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用辽宁分社某负责人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这次座谈会在解决“总社的问题”上能“助一臂之力”。这番话，暴露出他们搞什么“新闻革命”是假，阴谋篡党夺权是真。

二、要害是篡改无产阶级新闻的性质和新华社的政治方向， 煽动在全国层层揪所谓“走资派”

这篇黑文洋洋万言，集中到一点，就是煽动新华社以至新闻界，通过宣传报道，在全国大造层层揪“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张铁生等人在座谈会上喋喋不休地叫吐：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反映现实斗争”，要“象电影《春苗》作者那样，敢于揭露批判党内资产阶级”，要揭露“大官们怎样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走资派是怎么走的”，“对已经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可以揭露，对那些正在变的”也要揭。他们还鼓吹“应该报道细致的斗争过程”，“象田春苗那样把斗争公布于众”。

张铁生之流还编出了一个“理论”，提出了一个新闻战线必须解决的“非常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什么“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要求把报纸的性质搞清楚”。他们说什么：“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好办了”。按照他们的“理论”，报纸的性质应该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这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新闻革命”的中心内容。

张铁生等反革命小丑为什么偏偏在此时此刻对“新闻革命”发生了兴趣，大谈起报纸的性质等“理论”问题呢？答案还是要从上述毛远新的两次黑讲话中去找。

当时，“四人帮”趁毛主席病重之际，急于篡党夺权，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老干部的强烈反对。因此毛远新在讲话中又怕又恨地对他的亲侄说：邓小平“还可能上台”，邓小平“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他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华主席、叶付主席、邓付主席以及中央和地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对他的亲侄们交底说：“最大的障碍是在老爷那里，一类老爷国家，二老爷省，三老爷市，障碍就在这里”。

这就清楚了。原来“四人帮”当时又是拼命鼓噪批判什么“三株大毒草”，又是策划搞什么“新闻革命”，都是为了一个反革命目的：排除他们所说的这一、二、三类“障碍”，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他们狂叫对新闻报道“不满”，“总感到现在报纸上的新闻没有劲”，看了“不可心”，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了新华社和其他一些新闻单位。

张铁生之流的发言，完全是毛远新上述黑话的公开版，只不过是把一、二、三类“老爷”改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大官”而已。在他们的帮派字典里，“大官”、“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的代名词。他们就是要煽动新闻界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煽动新闻界为他们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制造舆论，为他们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鸣锣开道。

张铁生之流的这个新闻“理论”，是张春桥鼓吹的“打土围子”在新闻领域的具体化，

是“四人邦”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产物。张铁生之流打着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旗号，煽动人们去反党、反革命。他们的阴谋，是要从根本上篡改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性质，使新华社蜕变为“四人邦”实现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舆论工具。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四人邦”的“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反革命货色，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

一九七六年夏，张铁生之流在辽宁分社大放厥词、《新闻业务》发表这篇黑文的时候，分社和总社不少同志立即表示了革命的义忿。这说明我们这支队伍是有战斗力的。这些同志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三、重点是扇动在新华社全百夺权

张铁生之流和解力夫等人怙得，仅仅在“理论”上扇动新华社“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制造混乱是不够的，还必须搞第二手：从组织上全百夺权，打倒总社和分社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他们的帮派体系取而代之。

为此，张铁生等竭力扇动说：“在你们新华社内斗有没有党内资产阶级？你们也要向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斗，要反潮流。领导你们的那些大官们说的都对不对？我看不一定。你们顶了没有？也得好好总结一下。”“你们也需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新闻战线不是仙山琼阁，你们上边就没有多正主义的大官老爷？活见鬼了！”吴献忠、戈克俭说得也很露骨：对报边“党内资产阶级”的“兴趣”大小，“取决于你们内斗对党内资产阶级斗得怎样，批得如何”。解力夫等人对这些话很重视，急忙在新华社内广为传播。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四人邦”把解力夫扶上台后，继续阴谋策划让张纪之这个“还乡团长”卷土重来，积极准备全百篡夺总社和分社的各级领导权。姚文元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对解力夫等人专门下达“加强下一步组织追设”的黑指示，指令解力夫“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多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新闻路线”，要“一个斗门一个斗门地搞”。正当姚文元发出这个黑指示的七月下旬，张铁生等人谈所谓“新闻革命”的大毒草送上门来了，于是解力夫等人马上指令《新闻业务》全文刊登，为在新华社全百夺权推波助澜。

为了鼓吹在新华社全百夺权，张铁生之流搬出了许多大幌子，恶毒诬蔑新华社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是什么“西风来了就打白旗”，攻击新华社“有着一种修正主义的新闻纪律”。反革命小丑张铁生之流的攻击，从反百证明了我社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经得起路线斗争考验的。朱穆之、穆专、李琴三同志在“四人邦”横行时，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顶逆风，战恶浪，就是突出的事例。许多领导同志和群众以不同形式抵制了“四人邦”的倒行逆施，也有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同林彪、“四人邦”的斗争，我们这支队伍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在深入揭批“四人邦”的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四人邦”和张铁生之流提供的反百教材，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四人邦”的多正主义路线，肃清“四人邦”的流毒，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我们要把被“四人邦”破坏的革命传统、革命作风恢复起来，发扬光大，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舒克非同志写给本刊编辑的仗

《新闻业务》编辑同志：

在打倒“四人邦”为时一年多之后，终于又看到《新闻业务》（活叶版）复刊了！尽管迟了些，但终究让人高兴。

遗憾的是，它的重新出来，是这样地静悄悄，编者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真的没有什么好说吗？

不！

应当说和必须说的话多得很。都说，困难。但是，拣些顶顶需要说的话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

有哪些是顶顶需要说的？

比如说，《新闻业务》过去在哪些方面贩卖了林彪、“四人邦”的那一套？反革命小丑张铁生为什么能在《新闻业务》上那样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在《新闻业务》上有哪些“四人邦”的流毒和影响？如何肃清？怎样重新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在新闻方面的好传统？诸如此类，总可以扼要地说一说吧！

还有，在林彪、“四人邦”横行的时期，那个叫张纪之的提出了一个狗屁不通的“方针”，叫做把“《新闻业务》当作‘新闻政治’来办”。对张纪之推行的东西，《新闻业务》抵制了吗？我看没有。

说老实话，那时候出的所谓《新闻业务》，我是根本不看的。你搞的不是新闻业务，看它有何用处？！

应当指出，《新闻业务》也是受害者。它被摧残过，被践踏过。仅此而言，它也有好多话值得一说。

建议将这封外仗载诸于活叶版。并且，建议广泛地征求一下更多读者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出一期专刊，把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刊登出来。这样做，对于进一步办好《新闻业务》，肯定不会没有益处。

舒克非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新疆分社制定工作规划和记者个人规划

在五届人大精神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新疆工作指示精神的鼓舞下，新疆分社同志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破坏分社建设等一系列罪行，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加强了革命团结，出现了新的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分社党委认真制定了分社今年工作规划，同时组织记者制定个人规划。

在分社规划中关于业务建设的措施，有如下几点：

一、继续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弄清新华社的性质、任务，解决新闻的党性、真实性以及文风和采访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使去年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得到贯彻。

二、加强调研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活跃业务学习和业务研究空气。定期（一周一次）传达上级指示，及时交流情况，组织专题讨论，活跃记者思想，培养记者自己订题目的能力。

三、年内恢复伊犁、喀什两个记者站，轮流跑点，每期半年。

根据新疆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等特点，在记者中培养多面手，提倡“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工作方法。

四、记者每人有规划，有奋斗目标，在今年内有所提高有所前进。

在记者培养上，今年着重抓调研基本功和新闻写作。

五、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进行热爱边疆、热爱新疆各族人民的教育，使大家成为懂得民族政策、热爱边疆、热爱各族人民的新闻战士。

新疆地处反多前线，要经常分析苏多的有关情况，加强对敌斗争观念，进行反多教育。

六、学习兄弟民族语言，熟悉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年轻同志从今年起学习一种兄弟民族语言，熟悉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过去学习过民族语言的汉族记者，要进一步提高，也要熟悉一个民族的情况。

民族记者要努力提高汉文表达能力和采访写作能力。

七、加强资料工作，分社的资料有专人负责。记者要积累资料，力争建立分工范围内的基本资料。

八、组织记者到总社实习，参加总社新闻业务训练班和编辑采访活动，开阔眼界，更好地树立“立足新疆、面向全国（全世界）”的思想。

分社党委把制定个人规划作为调动记者革命积极性、加强记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强调制定规划要因人制宜，目标具体，措施有力，有利于发挥各人的专长。

同志们制定的个人规划有许多特点。例如老记者在规划中，除了突出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恢复发扬光荣传统以外，特别提出加强业务学习，在业务上有所突破。有的提出到工厂、农村建立长期调查研究的点，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新疆的具体情况，研究问题，写出质量较高的文章。有的提出学习掌握新闻的多种体裁，会用十八般武艺。年轻的记者都强调要以较长时间深入农村、牧区，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采访，同时，认真学习理论和新闻写作。有的计划通过坚持写日记来练笔。年轻的汉族记者，还

规定学习兄弟民族语言，有计划地熟悉兄弟民族的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年轻的少数民族记者也提出要了解汉族发史，特别是尽快提高汉文表达能力。

在制定规划中，普遍提到了要认真做好资料积累工作。为了增加知识，有的记者还

计划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在个人规划中，工作指标都订得明确具体，不仅规定了每月发稿篇数，还规定了年内下乡、下厂采访调研的时间。

（新疆分社）

一次争分夺秒的报边

国际科学体育报边片

第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冠亚军决赛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凌晨（北京时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每四年举行一次，是国际体育界的一件大事。我国虽未派队参加，但广大体育爱好者和群众对这次球赛很感兴趣，希望尽快知道它的结果。这次，我们利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电视，及时地对国内外播发了消息，作了一次提高报边时效的尝试。

六月二十六日凌晨四时三十五分，当这场决赛结束的哨音在阿根廷响起之后仅仅十分钟，总社立即播发了比赛结果的中文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凌晨联播时就播送这条新闻。上午，北京读者手中已经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在议论这场国际足球坛上风云际会的比赛了。在北京时间二十六日凌晨发生的事能在当天见报，这是少见的。英文大广播发了一条较详细的消息。这条消息于当日凌晨五时送上报房，五时十七分至二十二分播发。这样，在加快报边时效上，取得了一点成绩。

这次世界杯足球赛，我们没有派记者去采访，阿根廷也没有我们的分社，加上那里的时差比我们晚十一个小时，这些都是我们提高时效的不利条件。中央批准中央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地面站收录比赛实况，我们可以到电视台直接观看比赛现场情况。这就为抢发比赛消息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在有利的客观条件面前，是抢还是等？是只抢外文，还是中外文都抢？这是可以有不同作法的。这次，我们瞿麟和茅君涛同志提出内外都要“抢”时效的倡议，得到了值班室和社总编室的支持和电视台、报社的大力协助，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二十六日凌晨一时，茅、瞿二同志去电视台看从北京时间二时开始的决赛实况转播。上半夜，我们商得北京各报同意，预发了一条这次足球赛三个阶段比赛的中文综合稿，留下导语和第二阶段比赛结果约一百字待补。同时，我们预先写好两条导语，一是阿根廷获得冠军，一是荷兰队获得冠军，都先交发稿组打好纸条，只留下比分待填。看电视的两位同志用电话随时与值班室联系。当比赛进行到离结束只有两分钟时，阿根廷队获冠军已成定局，我们

就通知发稿组在阿获冠军的纸条上填上三比一的比分。这时，下值班室同志也到中文发稿组帮助处理稿件。比赛结束的哨音一响，我们的中文稿很快就发出去了。翟麟同志在电视台边看电视，边用打字机“写”英文稿。他在决赛结束前回社，知道最后结果时，立即填上比分，定了稿。

在整个世界杯足球赛过程中，对外共发了三条消息，对内发了一条综合稿。决赛结果消息的对外稿，内容较为详尽，与对内稿不同。这就体现了“内外有别”的方针。

当我们播发了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条英文消息——比赛第一阶段的结束时，外电评论说，新华社第一次对世界杯足球赛作了详细的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了中国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在这次报道中，虽然时效较快，但仍有一些缺点。中文综合消息在导语中说，足球赛于二十五日在阿根廷结束，但没有说明相当于北京时间二十六日凌晨四时半结束。如果这样写，就会使中国读者对时效有更鲜明的感觉。在报纸紧催压版的紧张情况下，中文稿如能像英文稿那样，边看电视边作现场描写，就更好。今后，此类报道还是可以改进的。

外新闻也必须说清楚事实

四川分社 孙跃冬

事实必须交代清楚，这是新闻的基本要求之一。新闻要外。但是，外新闻也必须把事情说清楚，来龙去脉总要交待明白才行。即使是送往迎来的简讯，也不能马虎。

五月十五日总社发《许杰会见并宴请国际地科联地质年代分会主席》的简讯（见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新闻稿十一页），其最后一句是：“外宾将于近日离京前往上海、广州参观，然后回国。”但看遍这条新闻，也不知这两位外宾该回到哪一国去。因为稿件开头说的是“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地质年代分会主席……”。这个组织名称，看来不属哪一国家，而是国际组织。后文内也没有说这位主席和秘书是哪一国人，也许他们是两个国家的人，那么到底回哪一国呢？

其次，“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地质年代分会”这一名称，并不是大家常见的国际组织。是否写出全称，而不写“地科联”更好呢？“地科”，是地质科学，地震科学？还是别的什么呢？！